

晃动在刀光戟影中的天下

第

一

姝

丽

貂蝉



韩钟亮◎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《貂蝉》，衣冠上的饰物。王允这样为我命名，就清楚表明了 my 身份与作用。曹操以刺杀董卓为代价，想把我心安理得地《拿去》，但未成功。

董卓，只会在我身上发泄他那变态的兽欲……袁术把我作为他梦中意淫的《贵妃》想要堂皇的方式取得我，也未能成功。关羽，真是怪人，有色心没色胆，

只会红着脸的大男人。吕布，他被我《真情》与《假意》编织的罗网俘虏，与其说他得到我，不如我占有他，我由男人们发泄的工具，变成舞台的主角，一个下贱的《家妓》，改变了《汉家天下》的命运。



晃动在刀光戟影中的天下

第一姝丽

貂蝉

韩钟亮◎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貂蝉”。衣冠上的饰物。王允这样为我命名，就清楚表明了 my 身份与作用。

曹操以刺杀董卓为代价，想把我心安理得地“拿去”，但未成功。

董卓，只会在我身上发泄他那变态的兽欲……袁术把我作为他梦中意淫的“贵妃”，想要堂皇的方式取得我，也未能成功。关羽，真是怪人，有色心没色胆，只会红着脸的大男人。吕布，他被我用“真情”与“假意”编织的罗网俘虏，与其说也得到我，不如我占有他，我由男人们发泄的工具，变成舞台的主角，一个下贱的“家妓”，改变了“汉家天下”的命运。

貂 蝉

DIAO CHAN

作 者 韩钟亮

责任编辑 李春兰

封面设计 武晓强

版权代理 刘 侠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07-05427-0/I·762

定 价 22.00 元

龙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目 录

第一章 秋阳血红 (1)

宦官是一群被阉割了的“猪精”。他们隐于太后红裙之下,轻而易举地咬下了大将军的头颅。他们劫持圣驾逃出洛阳,企图与前来救驾的丁原部将吕布会合。然而,董卓突然半路杀出,坐收渔翁之利……

第二章 混血恩怨 (19)

在奔驰的骏马上与汉人做爱,使匈奴左谷蠡王夫人孕育了吕布。若干年后,当吕布从尘封的血迹里破解父亲被杀之谜时,发现凶手竟是他的“义父”及“外舅”丁原。从丁原人头落地那一刻起,他发现丑陋多病之妻真令人不堪忍受啊!

第三章 色艺待客 (39)

王允用貂蝉的色艺款待曹操,并与曹操共商“诛董”大计。在蔡文姬的家里,曹操打算利用“听琴”之机刺杀董卓。在他举起七星宝剑的一刹那,忠诚的丞相侍卫长吕布却持戟而至……

貂
蝉

第四章 羌女篋篋 (67)

她的母亲在酒宴上被董卓砍下头颅。她偷偷钻入辎车逃到王允府邸。她怀抱凤首篋篋,从此成为一名歌伎……八年后,梦中的貂蝉刚被“叫春”的猫声唤醒,又懵懵懂懂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伟大的阴谋之中。





貂 蝉

· 晃
动
在
刀
光
戟
影
中
的
天
下

第
一
妹
丽

2

第五章 心神迷离 (87)

貂蝉胸链上的大秦国明月珠飞入了吕布的心扉。她的倾城之色和精妙歌舞又使董卓神魂颠倒。一夜之间,一个卑贱的歌伎,将“汉家天下”置于其素手之上。

第六章 戟刃倩影 (109)

貂蝉的美色使董卓抛弃了左慈所教授的“玄女经”;同时也刺激了吕布,使之为追求自己的所爱铤而走险。于是凤仪亭里,怀着“真情假意”的貂蝉,主演了一幕千古流传的佳剧。

第七章 血火红颜 (135)

董卓的尸体变作一盏“人灯”。“人灯”熄灭后世界似乎更加黑暗。貂蝉走出“万岁坞”,终于来到吕布身边;但随之发生的李傕、郭汜叛乱,使她必须经受更大的劫难。

第八章 风尘芳心 (153)

吕布千里逃亡来到南阳。袁术热情地握住吕布双手,但那双色眼却紧盯着貂蝉身上。吕布又投奔袁绍。袁绍派吕布出征,而留貂蝉为人质……患难使吕布与貂蝉的心里剔除了虚伪,只留下真爱。

第九章 剑影箫声 (179)

月照槐花白如雪的夜晚,吕布、貂蝉两地情思。一阵敲门声之后,陌生人给貂蝉带来了惊人的消息,并表示愿带她逃出虎口,与吕布重聚。在军帐里,貂蝉指使蒲英儿用箫声迷惑了袁绍派来的刺客,而使吕布躲过了刀剑……

第十章 西寨迷雾 (201)

陈宫背叛曹操,并使吕布转瞬间由“亡命徒”变为“兖州刺史”。在激战前的西寨,那奶似的迷雾,让貂蝉和高顺





“迷失”了自己,并了结了一段情债。从此之后,高顺就一直走在如奶的雾里。

第十一章 七夕乞巧 (215)

“七夕”乞巧本是女人的节日,但男人之间的争斗,却将她们的游戏变为由男人幕后指挥着的另一场战争。貂蝉对月祈祷:“愿吕布胜利,而曹操也不要死去。”濮阳之战的结局果然如此。

第十二章 金印紫绶 (229)

吕布听从陈宫之计,决定将女儿许嫁于袁术之子,以结秦晋之好。但因了陈珪的挑唆,他又悔婚,中途追回女儿的香车,并遣使者赴许都联结曹操。曹操用“金印紫绶”破坏了吕布与袁术的联盟……

3

第十三章 横刀夺爱 (243)

世人相传的“人中吕布、马中赤兔、女中貂蝉”这一口碑令关羽愤愤不平。为了争夺“天下第一英雄”之名,在曹操与吕布大战徐州时,关羽以“得到貂蝉”为条件而与曹操立下“军令状”。而吕布则因对貂蝉之爱而做出了错误的战略部署。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第十四章 “人日”之惑 (263)

为打破曹操对下邳城的围困,吕布只能向袁术请求救兵。但袁术要挟吕布,必须以献出他的女儿为条件。吕布只好将女儿缚在背上,亲自护送出城,却又遭到了关羽的顽强截击。在正月初七“人日”节的这一天,面对悄然而至的败局,吕布感到困惑而又不知所措。

第十五章 爱河泛舟 (279)

陈宫认为“女人为祸水”,因之建议吕布杀掉貂蝉,以

貂
蝉



貂 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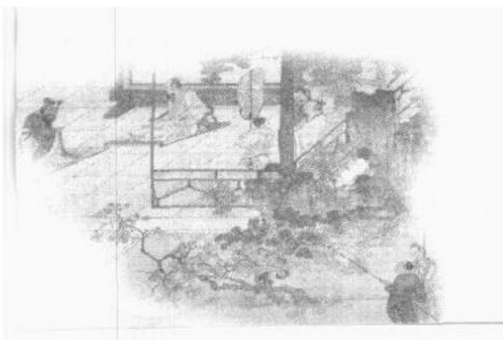
· 晃
动
在
刀
光
戟
影
中
的
天
下

第
一
妹
丽

其肉作成糜粥以激励将士斗志。张辽则主张将貂蝉送于曹操乞降,从而保住吕布以及将士们的生命。但当貂蝉裸身以待剑刃的那一刻,吕布却告诉她:我不能让一个女人来承担应由男人承担的战争失败的责任。吕布最终从白门楼上升入白云,去寻找他的貂蝉……

尾 声 (311)

貂蝉永远不会衰老,更不可能死亡。“貂蝉”其实是“美人”的一种代称,是一种表示美的“符号”。





第一章 秋阳血红

宦官是一群被阉割了的“猪精”。他们隐于太后红裙之下，轻而易举地咬下了大将军的头颅。他们劫持圣驾逃出洛阳，企图与前来救驾的丁原部将吕布会合。然而，董卓突然半路杀出，坐收渔翁之利……

—

一青衣人，青纱蒙面，在暗夜里鱼一样地游走。

闷雷滚滚。天际喀嚓喀嚓打着闪电。这是东汉中平六年八月下旬。这一夜，狗子无缘无故地朝天乱咬，鸡子无缘无故地死也不肯进窝。“真怪！”青衣人心里说，“看来洛阳城里又要来一场腥风雨了！”

这青衣人来到城东北区的永和里，叩响了中常侍张让宅邸的大门。他又从怀中掏出长约尺许、宽有二指的一支竹制的“刺”——即后世所谓的名帖，从门缝递了进去。

门丁借着门灯，朝那“刺”上的字样看了一眼，便慌忙开门。青衣人又鱼一样地游进门洞。

此时，张让的客堂里灯火辉煌。张让正与中常侍赵忠、曹节、郭胜等几个大宦官慢慢地啜着酒，或者“浆”——豆汁兑了果汁的一种饮料，锁着眉头，无滋无味地嚼着鹿脯、桃子。统是心神不定的模样。

冷丁地堂外喊一声：“何将军到！”引起一阵小小的惊悸。大家不由地面面相觑。

“哪个何将军？”张让问。

“大将军何进的胞弟，车骑将军何苗。”门丁说。

“哦！……”张让嘘口气。遂起身，与众人离开席子，迎了出

1

貂蝉





貂 蝉

· 晃
动
在
刀
光
戟
影
中
的
天
下

第
一
妹
丽

去。

就见那位青衣人踏着东面的台阶上来，撕去面罩。果然是何苗，远远地向他们抱手施礼。张让等也都还了礼。说声“何将军请”，将何苗让进堂内。

何苗尚未在席上坐稳，便急急地说：“我兄长刚刚召集袁绍、曹操等人密议……”

“哦！……”张让等不约而同地一声小叫。

据何苗说：他的胞兄何进已分别派人，召董卓、桥瑁、丁原等几位将军，带兵移近京城，皆以“诛宦官、匡社稷”为名，向朝廷施压。他们已拟定了一份必须诛除的“阉竖”名单，准备日内便向太后提出……

何苗从袖中掏出一张纸片，交给张让。张让并不看，却冷笑道：

2

“哼哼！我必是‘忝居’首位呢！”

张让把那张纸片扔给旁边的赵忠。赵忠浏览一遍，也冷笑：

“哼哼！我是‘屈居’第二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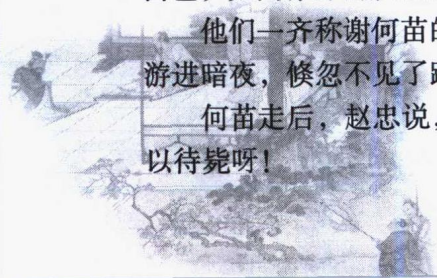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赵忠用手指依次戳点着段珪、曹节、郭胜、封谡等，并说：“你、你、你……在座诸公，都上了这新名册！”他的手指向谁，谁就下意识地打个寒噤。

张让挠着雪白的鬓发，笑问何苗：“不知令兄何大将军，要我等如何死法儿？……”不等何苗回答，他自己已有了答案：“我想，必会是‘车裂’的吧？”说着，伸开两臂，蹬直了腿，模拟了“车裂”的架式。

这工夫儿，堂外喀嚓嚓一阵闪电。穿堂风刮进来，刮得灯火慌乱摇曳。而楹柱后面的帷帐和系帷的纽带，以及缀在纽带末端的玉璜，都不安地舞动起来。他们的脸色，在闪电的映照下全变成了青白色，如同狰狞的妖怪。

他们一齐称谢何苗的“高义”。看着何苗又蒙上面罩，鱼似地游进暗夜，倏忽不见了踪影。

何苗走后，赵忠说，他们既把我们逼到这地步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！



曹节说，那是不言而喻的。俗语说“狗急跳墙”嘛！

张让却说，不对，不是“狗急跳墙”，是“死到临头的猪也会咬人”！

张让的话引得众人会心一笑。这使他们想起有关何进的一段轶事（这轶事虽在宦官中悄悄流传，却未经核实）：何进当年当屠夫时，有一回亲自执刀宰杀一头肥猪。他按照常规，吩咐伙计先以木棒猛击猪的头部，将其击昏；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转身去摸刀子，准备亲自动手向猪的颈下捅去。却不曾料到，这头生命力极强的肥猪竟突然醒来了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仰起头狠狠咬住了何进的手腕。疼得何进啊呀一声，钢刀落地。然后，这头精灵似的猪又挣断了束缚，逃出了屠宰场，逃往深山老林当野猪去了……

这故事其实并不精彩。但他们觉得有趣，常常提起它，且浮想联翩。奇哉！这头猪乃是超乎其类、拔乎其萃的“猪精”，它比所有的肥猪精明之处，就在于：它懂得了与其老老实实等死，莫如以死抗争！……

3

他们，这些被阉割了睾丸的人，其实就是被“劓”过了的猪，即肥猪！

所以，张让的那句话便给众人以启迪。他们商定，两天后，即八月二十五日，诱使何进进入“猪栏”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将群起而攻之，咬断“何屠户”的喉管儿！……

二

按照张让的计划，作为著名的“十常侍”之一的大宦官段珪，今日又进永乐宫，与何太后玩儿“钻裙子”的游戏。

何太后，就是当今皇帝刘辨的生母，何进的异母妹。虽是太后了，其实并不老，只有三十四五岁。这正是女人最懂得性爱的年纪，却偏偏成为寡妇，住进了惟太后才可以住的长宁宫（长宁宫原来的主人，即董太皇太后，已被撵到河间去，且被何进鸩杀了）。但四月里的那一天，就在这面云雷纹饰有云母的透雕四龙漆屏风后面，就在她莫名其妙地烦躁得要命（其实是性欲折磨使然）的工夫儿，段珪突然笑嘻嘻地问她：

貂
蝉



“太后，您不想做‘钻裙子’的游戏吗？”

她一愣：“什么……游戏？”

于是，这奴才便向她提到了昭帝朝的一段故事。

原来，在昭帝朝之前，宫女连同妃嫔们裙内的裤子全都是无裆的，所以皇帝跟她们办“那种事儿”简直是太方便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，掀起裙子就可以钻进去游戏。然而，不知怎么，这种事儿传到了大将军霍光的耳朵里。霍光就想：哎呀，我的外孙女是皇后；如果皇上那么方便地与宫女们办“那种事”，那怎行？我外孙女不就失宠了吗？于是，霍大将军便买通了太医，请太医以关心皇上身体健康为名，到御驾面前力陈这种无裆裤的弊端。迫使皇上下令，自某日始，将妇人的裤子全加上了裆……打那以后，“有裆裤”竟成为“定制”。太后您看，霍大将军他不是无事儿找事儿吗？

4

何太后一听，立时通红了脸，叱骂段珪“该杀的奴才”！用牦牛尾的拂子狠狠地抽了他两下。

何太后丢了拂子，笑道：“原来却有这段讲究儿！噫，嘻嘻！”就觉得腿股有点发酸。

段珪一面做张做势地揉着被太后殴了的额头，一面也笑道：“若叫奴才说，您如今临朝听政，这事儿就应该复古呢。”

何太后笑骂：“这杀才！复古有什么好？”

段珪说：“有什么好奴才说不出。太后真要想知道，何妨叫奴才试试？”

那一天，稀里糊涂地，段珪便钻进她的裙子，大胆地撕开了裤裆，硬硬地就顶了进去——当然，那是借助了某种工具……

而今日，何太后正躺在床上榻上，接受着段珪的按摩。他的按摩技艺真是日臻完美，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由小趾尖开始，到脚背、脚弓，到脚踝、小腿……循序渐进，或疾或徐，或重或轻，将她肌体的每一部分都激活起来。后来，便如往常那样，他们开始做“钻裙子”的游戏。现在他们的胆儿可是比过去大多了，不仅可以在暗夜里，甚至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躺在御花园的紫藤树下进行。段珪骑在何太后身上，或重或轻地动弹。何太后的目光



通过段珪的肩头，看到云彩下面的白皮松上，有一对鸠鸟也在亲昵。何太后好不快活。这种快活的滋味儿真是无以言表。

然而，何太后忽然觉得不对劲儿。白皮松上的鸠鸟扑楞楞飞走了。那种接近于死亡的快意也在瞬间里消失了。段珪油汗光光的脸变得鬼怪似的恐怖。他惊呼一声：“太后救命也！”哧溜从她身上滑下，又顺手扯过锦被，连头带脸地盖了起来。

何太后大为惊诧：“段珪，你何故如此？”

段珪在被子里说：“有人要杀奴才！”

何太后看看周围，并无别人。就问：“谁要杀你？”

段珪说：“大将军何进。他就在太后身后，剑尖直逼微臣的胸膛！”

何太后大骂：“纯是胡言！除了鸠鸟，谁敢在这时候来我这里！”说着，恨恨地朝被子里踹了一脚。

段珪战战兢兢从被子里探出头，左顾右盼着，长嘘一口气，抹去脸上的汗水说：“那是我方才走神儿了。我恍惚看到何大将军站在旁边，仗剑怒目而视……”

何太后此时就由十二分的不如意转变为十二分的不高兴。嗔道：“你这贼东西，差点把我吓死！”

段珪忙爬到榻下蹦蹦地叩头：“太后恕罪！”

何太后扑过去，在他光光的屁股上咬了一口，说：“该杀的，还不快上来！”

段珪只好又上去。但他的确不行了。他勉力奉承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太后却总也感觉不到那种欲死欲活的痛快滋味儿。她不禁悻悻地问：今日为何不行了？段珪说，奴才方才又看到何大将军举剑朝臣劈来……

何太后从榻上起来，由段珪伺候着穿好了衣裙，理好了云鬓，戴好了明月珰（月形的玉耳环）、玛瑙项珠和金护指。然后询问段珪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疑神疑鬼的，有病了吗？

段珪说：奴才并非有病，亦非疑神疑鬼。何大将军这两天便要攻打皇宫，捕杀“十常侍”呢！……

何太后大惊：真有这样事？





段珪说：若太后不信，可问张让他们……

三

何太后由段珪搀扶着，刚回到长乐宫，张让、赵忠、曹节、封谥等宦官就来了。一个个惊慌失措，面如土色，匍伏在地，哀求“太后救命”。

何太后听了张让的禀报，既很生气，也很着急，但又有点儿无奈。说真的，她真不希望再发生今年四月大将军何进、司隶校尉袁绍攻打皇宫屠杀宦官的血案。在那场血案中，中常侍兼上军校尉蹇硕等一千多名宦官都被杀死了。甚至连面不生须的年轻官吏，都被疑为宦官，稀里糊涂地丢了脑袋。她虽然是因那次血案得到了好处——达到了让亲生儿子登基的目的，因此也有了权力；但毕竟那是千余条性命换取的啊！论起来也算是罪孽啊！从那以后她的兄长何进掌握了兵权，再不把她和皇上放在眼里。如今，何进无端的又要滥杀，又要在南北两宫制造血案。而且，一旦连董卓呀丁原呀这些“外藩”都掺合进来，天下不是大乱了吗？……这么一想，她觉得事态的确十分严重。然而，话又说回来——她很清楚她和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么大。如果何进硬要捕杀张让、段珪他们，她想阻拦怕也阻拦不住的呢！唉！如何是好呢？……

何太后想了想，叹口气说：

“我真想不到你们跟大将军会闹到这种地步儿！叫我说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们呀，就领了我的旨意，一起到大将军府谢罪去！你们若有点儿廉颇的气度，我就不相信大将军没有蔺相如的宽弘？”

“哎呀太后！”张让、段珪等万没想到太后教他们用“负荆请罪”的办法，去“感化”何进那屠户！他们哭笑不得，只能叩头哀告：“何进、袁绍等正磨刀霍霍，欲取臣等的首级呢！臣等若到大将军府去，却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

何太后见张让等拒绝了她的旨意，就两手一摊说：“那我就没法子了。莫非你们是要大将军到你们府上谢罪吗？”

“太后，您误会了臣等的意思。”张让跪行一步奏道，“臣等是



想请求太后发懿旨，召大将军进宫，由臣等当着太后的面儿，向大将军请罪、求饶。如他硬不肯原谅，臣等也只能在太后您的面前乞死了。也免得大动干戈，危及内宫安宁呢！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何太后沉吟起来。

何太后一来舍不得这些宦官（尤其是舍不得段珪），二来也想由她出面儿主持“将相和”，留一段流芳百世的佳话儿。于是，当即降旨：

“宣大将军何进未时进宫，到嘉德殿，我有要事商议。”

张让等连连高呼着“谢太后隆恩”，心里都暗暗笑了。

四

大将军何进接了太后懿旨，登上宫里派来的安车，驶出步广里，很快便上了洛阳城中间那条天子专用的御道。

这种由四匹马拉着的轺有虎纹、轭为龙首的安车，何进过去从未乘坐过。他尚未来得及体味一下乘这种车的快感呢，南宫就到了。他在小黄门的引导下，向青琐门走去。

未时之前，阳光正强着。青琐门以及南宫里的殿阁颇显辉煌。天上竟无一丝儿云彩，也无一丝儿风。热烘烘地，不像是深秋季节。皇宫在阳光的照射下似乎在微微抖动。这其实是地上的水气在蒸腾着。于是何进便在心里嘀咕：这会不会是什么“杀气”呢？……

那个时代的人颇注意“望气”。人们往往通过“望气”来判断吉凶福祸。此时，他想起刚才在大将军府的二堂里，有人说，“最近几日，南宫的上空隐隐然有杀气出现。”袁绍马上解释说，“我与大将军正计划诛杀宦官，若无‘杀气’，那才是怪呢！”……

但是曹操比较谨慎。劝他说：“大将军如一定要进宫，也应先召出张让为人质。”

何进便大笑：“如今的情势，宦官们登门向我求饶，都要排着队呢。我怕他们什么？孟德也太小心了！”

他说的也是实话：最近两天，确有不少“黄门”来到他家里，带了礼品，请求他的恩宥。也有人转弯抹角找到他的母亲“舞阳

貂
蝉



貂 蝉

晃
动
在
刀
光
戟
影
中
的
天
下

第
一
妹
丽

君”，托“舞阳君”向他求情。他们简直把他看得比太后和皇上都高呢！那么现在，他如果连宫门都不敢进，岂不太灭自己的威风，而令天下人讥笑吗？……

他这么想着的工夫儿，又听得身后传来杂沓的马蹄声。一看，原来是司隶校尉袁绍和典军校尉曹操，带了约一千兵马，从另一条道路过来保护他。但是按照“黄门”传下的太后懿旨，“特宣大将军进宫，余人不许进入”，不要说这一千兵马了，即便他带来的五名贴身侍卫，也要被挡在青琐门外。

曹操向他递了一个“请保重”的眼色。可他没怎么在意。

他正了正“高山冠”，理了理青色袍，摸了摸挂于腰间的印和绶，昂首阔步向青琐门走去。

后来他才晓得，他这是一步步走向死亡。

他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嘉德殿门和“三公府”之间的会议厅。按照惯例，他需要在这里稍坐，等候太后的召见。此时恰是未正时分——他注意到了嘉德殿外的日晷上的刻度。这个时候对于何进来说至关重要，因为他的生命便停止在那道刻线上。

此时，埋伏在帷幕后面的宦官们呼地窜出来，将他紧紧围定。

“何进！”那被称作“白毛老狐狸”的张让，指着他的鼻头怒喝：“如今朝政腐败天下动乱，乃是朝廷多年积弊所致。要说责任，首先是太后、皇上的责任，其次是你大将军和‘三公’的责任。你怎么能将罪责全推到我们宦者身上呢？难道没有我们宦者，朝政便会清明吗？天下便会太平吗？百姓便会富足吗？……你这心狠手辣的贼子呀！想想当年，若没有我们几个帮忙，你的妹子能当上皇后吗？你这杀猪宰羊的屠夫能有今日的富贵吗？而你恩将仇报，必欲置我们于死地。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我们究竟碍你什么了？……”

何进想反抗，但一切都晚了。张让狠狠一刀，先砍在他的颈上。

这把刀张让磨了好多次，生怕不够锋利，碰上骨头会卷刃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担心纯属多余：这把刀也过于锋利了，以致人头掉下来时，他都未敢相信杀人会是如此简单。因而张让竟有点后悔



——他应该多砍几刀，叫他多受会儿罪才好！……

五

时近酉牌，何进仍未出宫。袁绍望望摇摇欲坠的太阳，不免狐疑，便朝青琐门内大呼：

“何大将军！请上车回府！”

门内却没有回答。

袁绍又喊第二遍。仍没有回答。

刚想喊第三遍，然而未曾开口，却见宫墙内抛出一球形物，滴溜溜朝他飞来。他猛吃一惊，细看时，原来是一颗人头——恰是何进！此时宫墙内也终于有了回答：

“何进谋反，已由太后和皇上问罪伏诛。太后、皇上又有旨意：只治何进一人之罪，其余胁从，一概不问。都快散去了吧！”

袁绍大吃一惊。他与曹操商量了一下，便命令兵士们开始攻打青琐门，同时派人去通知在大将军府等候消息的其他将军。

兵士们迅即架好了弩机，抬着云梯，持着戟戈，准备攀登宫墙；何进的部下吴匡、张璋，则指挥其部下往青琐门下堆放柴薪，准备点火……

张让、段珪此时已将何太后和少帝刘辩、陈留王刘协，逼到了嘉德殿。张让向他们跪倒，说：请太后、皇上、陈留王殿下快快上车。

何太后一愣：上车？要去哪里？

张让说：去哪里眼下还难说。总不能呆在宫里等死呀！

何太后说：我不走！

少帝说：那，我也不走！

此时段珪噌地拔出剑，瞋目喝道：不走不行！车驾已在殿外等候，立即启程！

张让向段珪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儿。心里话：这孩儿，平日低眉顺眼的，猫儿一般，想不到骨子里潜藏着一团杀气呢！

而段珪心里话：我这辈子活得还算人吗？我整日趴在你何太后的身上做那事儿，连我自己都恶心自己！今日我也发发威吧！……

貂
蝉

